

求是堂文集

求是堂文集卷三

涇 胡承珙 墨莊

復潘芸閣書

前奉到大箸金舄解二篇不信詩疏金舄卽赤舄及加金爲飾之說援禮證詩於他傳記之文概斥之以爲不足信此誠說經之正軌也顧承珙讀之尙有未盡釋然者不復旁引單文第以經證經略舉數端貢所疑焉尊說謂會同服韋弁服與兵事同服又云韋弁服當纁裳纁裳則纁屨金舄爲黃朱色卽韋弁服之纁屨而非冕服之赤舄承珙案小雅車攻序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疏云言因者以會爲主因會而獵也此詩首章言王徂東
都次章言東都有可田之地三章言選徒而往田四章始
言諸侯來會其下則皆正言田獵之事經文序次甚明赤
芾金舄自爲會同而設非因田獵而陳也尊說云會同之
服經無明文然又云鄭氏說經多從比例請卽以比例明
之周禮大行人言朝覲之禮甚備公侯伯子男圭璧冕服
車旗之制皆各如其命數司儀則專言會同之禮其傳擯
奠圭將幣諸事旣與朝覲相同則車旗服冕之同於朝覲
此可比例而明者也覲禮爲官方三百步以下又與司儀
互簡其上文云侯氏裨冕釋幣于禩

先鄭以驚爲裨衣後
鄭以裨冕爲上服之

次

乘墨車載龍旂弧韜乃朝卽玉藻所謂裨冕以朝也會
同不謂之朝可乎其於會同又云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
于宮尙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夫此所就之旂卽
前覲禮所載之龍旂則所服之冕亦卽前所服之裨冕此
又可比例而明者也覲禮又云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
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鄭注此謂會同
以春者也大旂大常也又引朝事儀曰天子冕而執鎮圭
尺有二寸纁藉尺有二寸搢大圭乘大路建大常十有二
旒樊纓十有二就貳車十有二乘帥諸侯而朝日于東郊
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諸侯案司常云王建大常諸侯建

旂祭祀各建其旂會同賓客亦如之此與覲禮天子會同

載大旂象日月正合

賈疏既象日月則是大常而云大旂者九旂亦有通名是以諸侯建交龍

爲旂而大行人五等諸侯亦曰建常是也

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維王

之大常諸侯則四人其服亦如之鄭云服衮冕者從王服

也綜此數者參觀互證則知會同天子服衮冕載大常諸

侯必載大旂服裨冕矣此皆可比例而明者也然則金舄

者冕服之赤舄會同之禮諸侯各申其上服有明徵矣而

謂會同服韋弁服可乎尊說又云周官每以會同與軍旅

師田連文近于兵事故宜服兵服案古者軍行師從卿行

旅從況會同周禮又謂之大朝覲自以此爲國之大事又

有于方嶽行之者故有馬牛車輦旗鼓兵器之其未可卽以爲兵事而服兵服也且周官所載大宰有玉幣玉獻玉几玉爵之贊司几筵有黼依筦筵繅席次席之設大史協禮事司儀詔王儀又豈得爲兵事乎至韋弁服之裳鄭氏本無定解采芑箋及司服注以韋弁服爲朱裳則當赤舄聘禮注及雜問志以爲素裳則又當白舄矣足下引雜問志用其淺赤韋爲衣之說而不用所謂素裳者惟取以白舄配皮弁素積黑舄配元端則韋弁纁裳當纁舄爲經之通例而韋弁白舄則非例耳案冕服稱芾他服稱鞞疏家引左傳袞冕黻珽易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及皮弁素鞞元

端緇韠此禮之通例也足下方以韋弁白舄爲非例而乃謂金舄卽韋弁之纁舄不知金舄與赤芾連文弁服而稱芾又豈得爲例乎況以韋弁爲爵弁始于陳祥道不過謂禮記言爵弁不言韋弁周禮言韋弁不言爵弁耳然儀禮則爵弁韋弁皆有之矣周官司服云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則是士不得服韋弁明甚而儀禮冠昏諸篇士之有爵弁又明甚必以爵弁卽韋弁則公之服不必自衮冕而下而侯伯亦可服衮冕子男亦可服鷩冕周官之文皆不足據矣且鄭注明云赤舄爲上冕服之舄而足下乃憑空增出弁服之赤舄又豈得爲鄭義乎鄭於瞻彼洛

矣韎韐有奭箋云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
來韎韐祭服之韠合韋爲之其服爵弁服紕衣纁裳也疏
云若在三年喪中則凶服不得有韎韐若已爵命則當服
諸侯之赤韍不得服士服故知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
若如尊說以韋弁卽爵弁赤帶金舄卽爵弁服之纁裳而
纁屨則是會同者皆新除三年之喪而來也此又得爲鄭
義乎尊說又云冕服之赤舄當是純赤人君乃得履之故
復跋傳曰人君之盛履也弁服之赤舄當是黃赤天子旣
以爲舄士亦以爲屨由尊達卑故傳曰舄達屨也毛旣解
其義鄭又明其制故曰黃朱色也以此爲毛傳鄭箋之明

文不應舍而他據承琪請卽以毛傳鄭箋證之候人傳云

芾韠也

正義曰言芾韠者以其形制大同故舉類以曉人其禮別言之則冕服謂之芾他服謂之韠二者不

同也大夫以上赤芾乘軒言大夫以上者以大夫始服冕也

是毛明以赤芾爲冕服矣采芑傳云赤芾黃朱芾也案詩

云服其命服朱芾斯皇古者命將于廟當服冕服故箋云

命服者命爲將受王命之服也今案大宗伯再命受服鄭

謂此受元冕之服故知必冕服乃謂之命服矣此朱芾斯

皇與斯干文同彼箋云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宣王將

生之子或且爲諸侯或且爲天子皆將佩朱芾煌煌然此

蓋爲頌禱之詞自當舉其服之尊者則毛鄭必皆以朱芾

赤芾爲冕服明矣采芾箋又云天子之服韋弁服朱衣裳也專言天子者正恐人見方叔所服之朱芾爲韋弁服之韠而不知爲冕服之芾故云惟天子之服韋弁服朱衣裳耳而方叔之朱芾自爲受命之冕服不言可知矣然則車攻會同正言諸侯之服如韓奕王所以錫韓侯者曰元衮赤舄此諸侯來會王者曰赤芾金舄皆是服其命服卽鄭氏屨人注所云赤舄冕服之舄諸侯與王同者故毛傳之達屨當以上達爲義不知何與於士之纁屨而足下乃以由尊達卑釋傳達屨也鄭氏禮注明以爵弁韋弁爲二而乃率合詩箋所云黃朱色者以爲韋弁服之纁舄卽爵弁

服之纁屨是証鄭氏矣況鄭箋天子純朱諸侯黃朱芾旣如是舄亦宜然而如尊說則天子諸侯冕服之舄皆純朱弁服之舄皆黃朱仍於傳箋未有合也以上諸證皆就尊說檢尋經注諸多格闕故未敢附會焉

再復潘芸閣書

前奉上拙箸金舄解一篇鄙意赤芾金舄卽赤芾赤舄作詩者以赤舄金鉤故以鉤表舄變文言金舄耳於經無證故旁引小爾雅晏子春秋以明之得足下不然而進教之幸甚顧鄙說非盡無稽者前書專引正經茲復汎及他書非欲必申己說亦所謂察士無思慮之事則不樂耳逸周書序云周室旣甯八方會同作王會其所言天子諸侯堂上堂下無不統者此會同服冕服之確證也金舄非冕服之赤舄而何足下謂絢本爲拘舄而設其爲用必與綦同絢獨用金他飾則否似爲不類若援絢纁純一色之文則

必令縫中之紉口邊之緣亦皆用金不知夏葛冬皮之制
又何法以飾之承珙案絢與綦雖相連結然履自有無絢
者檀弓云繩屨無絢玉藻云童子不履絢然則絢爲屨之
重飾漢書王莽傳莽再拜受袞冕句

句卽

履孟康曰今齊

祀履舄頭飾也以句履與袞冕並稱又專以絢表履

獨斷亦云

履絢

然則金舄者以金絢表赤舄不必謂纁純皆金也卽

如足下所云則周禮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鄭云會
讀如大會之會會縫中也璫讀如薄借綦之綦綦結也皮
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然則皮履
之縫中又何不可飾金之有然狼跋赤舄几几傳亦祇獨

狀其絢似乎絢有殊制未必縕純皆然耳

與劉孟塗秀才書

孟塗先生足下辱示大箸詩經補傳二卷援據疏鑿動出
意表其於地理尤多核實足以補鄭譜之闕遺訂深甯之
疏舛謹錄副墨藏之篋中鄙懷所疑尙有一事不揆固陋
竊願陳之椒聊之聊本非辭助推原其誤實始陸疏尊說
以杓者聊當之極是而牽合杞欒梅爲杓以椒與聊爲二
木則所未安夫杓者聊之卽釋椒聊阮芸臺侍郎已有此
說而未暢厥愼承琪嘗反覆爾雅鄭箋而得一解焉爾雅
椒檉醜棗詩正義引陸璣疏云椒檉之屬其子房生爲棗
案棗棗竝與杓通

詩兕觥其觥說
文引作其斛

杓者聊蓋謂椒之棗耳

神農本草蔓椒一名家椒名醫別錄陶注云俗呼爲樛樛亦與杓同毛詩南有樛木韓詩作杓木是矣鄭箋云椒之性芬香而少實今一棣之實蕃衍滿升非其常也箋意正以棣釋聊耳不然經文竝無棣字鄭何由定知爲一棣之實乎至尊說以杓者聊爲卽杓繫梅據郭注形狀斷爲山樴則請徵之楚辭九歎云懷椒聊之葳葳兮王逸注云椒聊香草也詩曰椒聊且葳葳香貌夫山樴固未可言香也然據此愈益知聊之非語助矣叔師以椒爲香草殆草木散文得通耳芻蕘之愚幸裁擇焉大箸駢體文乃才人之餘事盥誦再過文逮其意情餘於言骨采鬱律風氣適上

中間阮林誅詞乃弟數年來所蓄而未能吐者淒感頑豔
振觸不禁掩卷歛歛殆難卒讀謹附繳上少遲當踵俟快
聆雅教不一

復朱蘭坡問爾雅書

承詢爾雅天气下地不應曰霁地气發天不應曰霧霧謂之晦說文霰地气發天不應霁籀文省天气下地不應曰霧霧晦也與爾雅相反承珙案此當以爾雅文爲正爾雅之霁乃從籀省本亦有从篆作霰者故釋文云霁或作霰字同公公侯二反今本釋文云霁或作霧此傳寫之譌耳文選甘泉賦霧集而蒙合兮李善注引爾雅曰天气下地不應曰霧霧與蒙同此霧字亦必霰字之誤甘泉賦當本作霰集而蒙合兮故引爾雅天气下之霰而曰霰與蒙同若是霧字不得云與蒙同也若地气發天不應曰霧霧

乃俗字爾雅當本作霿文選顏延年北使洛詩李善注引爾雅曰霿謂之晦是所見本不誤也釋文云字林作霿者又霿字之省俗耳爾雅先天气後地气次序分明說文亦先霿後霿霿亦訓晦此皆正用爾雅不應地气天气獨與雅證互易蓋霿霿二字形近易混傳寫者從而舛譌耳玉篇云霿同霿天气下地不應也霿武付反地气發天不應也此正與爾雅合可見今本說文之必爲誤倒矣矛聲近蒙故霿或作蒙霿有亾付武付之音故俗有從務之霧字然霿與霧斷不容合五經文字云霿霿霧三同竝莫候反徐鉉於說文霿字下云今俗从霧皆非也至洪範之曰蒙

伏生大傳作霽鄭彼注云霽冒也此從今文作也其注尙
書未知爲霽與否若史記多用古文宋世家引洪範曰雨
曰濟曰涕曰霧又曰霧常風若此二霧字必皆霽字之誤
河以明之徐廣於曰涕曰霧注云一曰洩曰被案涕洩聲
相近被蓋被字之譌霽从被聲古字省借史記本必有作
曰被者故又譌爲曰被據此疑今文作霽古文作霽一篆
一籀雖所作不同要本爲一字若兩漢書五行志之以蒙
爲霽則別爲一字恐於古今文皆未有當也大傳王之不
極厥咎脅此脅疑卽霽字之省劉歆傳以眊訓脅今兩漢
五行志遂皆以眊代脅又誤之誤者矣

再復朱蘭坡書

承示霰霽皆從我聲而霽有莫弄一切正與蒙近因謂霧字从務務之古音亦當近蒙故棠棣務與戎叶亾付之音乃今音耳鄙意說文从我得聲之字大抵亾遇莫侯二切爲多亾亦可讀亾亾莫音轉皆可爲蒙然上音亾莫聲轉可通而下韻弄遇部分究異今本說文霰亾遇切霽莫弄切此之音切徐鉉所加說文音隱既不可見惟字林去許尙近當有所承爾雅釋文於天不應曰霧下云亾弄反又亾付反字林作霽音同此謂字林於霧字乃亾付反也然則亾付之音非今音矣竊疑今本說文霰霽二字音切亦

係傳寫互易不獨注文之天气地气誤倒也至棠棣務與戎韻戎亦可轉爲汝如常武之戎與父祖韻是也若釋名之霧冒此今本之譌徐鍇說文繫傳於霰字下引釋名云霰冒也今俗作霧此條最佳畢尙書校釋名並未及此何也總之霰霧聲近而義各殊在爾雅說文固不可混若鴻範但取隱闇之兆則上蒙下霧似皆可通足下爲尙書異文作考其大傳作雩班志作霽之處縱說經必當專主而列字不妨竝存草草奉復伏俟雅裁不具

荅陳碩甫明經書

碩甫先生足下都門一晤不奉教者七八年矣每想丰儀殊深欽挹客臘辱惠良書藉稔履候曼福善甚承琪自一障乘邊閒關渡海窮荒僻陋廓落而無友生昨者以病乞歸喙息年餘始稍稍自力而學殖荒落炳燭無及奈何承示欲發明毛傳聞之躍然懋堂先生所輯毛傳故訓大旨略示椎輪足下飫聞緒論從而闡幽抉奧豈厥指歸必有大過人者承琪雖嘗從事於此而作輟不恆至今因循未能卒業竊謂毛公詳於故訓而其故訓爲爾雅諸書所無者在於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或於變聲求之或於疊韻

求之或於假借轉注求之旁見側出義非一概而大約假借爲最多懋堂先生深明假借詩傳及小學錄往往獨闢蠶叢開益後學不淺尊札謂秦人故訓與漢人不同誠哉是言也語云村疇失火州人數日乃聞之不如其邑人翌日聞之之未遠也縣聞雖近又不如其鄰人登時親見之審也以秦人而視三代猶邑人也以漢視秦則州人矣然較之唐宋以後不啻其在數千里之外者則州人猶爲近之是故篇章大義風諭微言傳之於經箋之於傳離合之間同異之際求而不得當則證之以他經又不得則證之以秦漢古書往往有晦然合符渙然冰釋者若唐人正義

以下則猶之數千里之外傳聞異辭其可據者尠矣敝鄉
治此經者汪起潛毛詩異義聞已付梓尙未得見同年馬
元伯曩在京師嘗其晤言時多創論別來未知已成書否
魏默深聞刻有詩古微二卷不知其去歲曾到杭州頃已
寄書都中向索所箸矣我

朝說詩家所見十餘種善讀毛詩者惟陳氏長發與懋堂
先生二人而已四庫所箸錄者尙有詩稗疏詩疑辨證讀
詩質疑數種未見其書足下會有此本否近日安研武林
文瀾閣上尙可借觀乎承珙前在海外著有儀禮古今文
疏義一種拘墟之見無當大方謹寄呈一部惟足下不棄

而示以闕遺正其紕繆則所賜多矣風便率復卽候台祺
鐫壁尊謙惟爲道自愛不宣

復陳碩甫書

碩甫先生足下五月之杪從舍親蘭坡宮贊處接展賜械
藉悉道履增綏爲學日益甚善甚善去夏損惠良書竟未
奉到不審於何地浮沈僅於秋閒得魏默深孝廉都中寄
書具道足下古心樸學專精毛詩殊深欽企頃讀手教所
示故訓傳各例剖析異同冰釋理順可謂好學深思心知
其意者矣承珙治此經亦墨守毛義凡有故訓必思曲折
以求其通來教謂爾雅望文生訓毛公則必研求古義著
爲明訓故往往不合鄙意爾雅通釋諸經其有釋詩者則
撮舉詩詞爲訓使人瞭然於作詩之大旨而已毛公就詩

爲傳必當依文切義斯爲確詁孔疏以爲傳解字訓雅言作詩之故此其所以不同也爾雅訓詁本多假借而毛於此例尤用之不窮懋堂先生所得已多承珙年來亦時有采獲遽數之不能終其物姑舉一二言之鵲巢方有之也謂方爲荒之假借爾雅幬厖有也郭注引詩遂幬大東今毛詩作遂荒大東傳云荒有也蓋幬荒聲之轉方與荒聲有輕重耳廣雅方有也卽本毛傳釋文云方有之也一本無之字者是也終南條栢也謂條爲栢之假借攸聲古音同部論語滔滔者鄭本作悠悠是已毛必知條爲栢借而非卽栢條者始以橘栢非終南所產歟孫叔然注爾

雅於栢山榎下引詩有條有梅可謂深通毛義矣碩人傳
云敖敖長貌謂敖爲贅之假借說文贅顙高也此以訓義
連篆文讀之云贅贅顙高也廣雅亦云顙高也贅爲頭高
此字之本義引申爲頭長故廣韻云顙頭長又引申爲長
貌亦如頤本頭佳貌而引申爲長貌也茺蘭云垂其紳帶
悸悸然此以悸爲萃之假借釋文悸韓詩作萃悸从季聲
季从穉省穉亦聲穉萃聲相近故悸可借萃韓詩以萃爲
垂貌從爾雅言萃者厯屢也毛云垂其紳帶悸悸然亦是
以悸爲垂貌則悸爲萃之借字無疑汝墳訓墳爲大防當
爲墳之假借說文墳一曰大防也漢志汝南郡汝陰縣故

胡國莽曰汝墳而考工記作𡵚胡𡵚亦𡵚字之借也竹竿
璫訓巧笑貌當爲𡵚之假借璫一本作𡵚眾經音義𡵚古
文𡵚同說文𡵚齒參差也詩不必定作是解但當爲笑而
見齒之貌耳此鄙說假借之大略也又有故訓奧衍必展
轉以通之者泉水𡵚與之謀𡵚願也願與𡵚同說文𡵚願
詞也𡵚者𡵚且之意經傳凡上言與其下言𡵚者皆謂姑
且如此故訓𡵚爲願猶訓𡵚爲𡵚也小雅十月釋文引小
爾雅𡵚願也強也且也左傳不𡵚遺一老杜注𡵚且也晉
語伯宗妻曰盍亟索士𡵚庇州犁焉言且庇州犁也楚語
曰不穀雖不能用吾𡵚寘之于耳言吾且置之于耳也而

韋注皆云愁願也韋蓋猶知古訓願與且同意愁爲且卽爲願故聊爲願亦爲且也箋云聊且略之辭者正所以表明毛意出其東門聊樂我員傳云願室家得相樂也亦以聊爲願願得相樂者言如雲之女非可思存甯自樂我室家耳箋云且畱樂我員亦非與毛異義唐人正義不能通此故訓而謂鄭與毛異誤矣干旄彼姝者子傳云姝順貌姝之訓順未見所出竊疑毛以姝爲嫺之假借說文嫺嫺也嫺謹也讀若人不孫爲不嫺考工記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鄭注屬讀爲注孫順也說文之嫺與屬同義不孫爲不嫺

宋本嫺上無不字者非是則嫺爲孫順之意嫺可假作姝者猶躋

蹢轉爲跲跲也毛於靜女訓姝爲美色於東方之日云姝者初昏之貌與此各異猶周行有三而卷耳與鹿鳴異訓大東雖無傳然以佻佻爲獨行則是以周行爲道路此正來教所云毛公作傳必研其古義箸爲明訓者也至故訓之例又有二端北風虛虛也當從釋文一本作虛徐也蓋虛邪者古語虛徐者今語毛以虛徐釋虛邪者以今語釋古語也爾雅作虛徐者用今語管子作虛邪者猶古語也毛無破字之例鄭恐人疑傳徐字非爲經設故爲比方其音曰邪讀如徐并引爾雅釋之則更明白曉也矣班固幽通賦承靈訓其虛徐兮曹大家注引詩作其虛其徐孫炎

註爾雅亦以盧徐二字連讀可知經師音讀有自來矣桑
柔傳作祝詛也四字連讀與此略同此故訓之一例也芡
苡撝取也將不當泛訓取蓋云撝撝取也與太叔于田揚
光也當作揚揚光也同此故訓之又一例也發傳之例亦
有三科有先經以起義者靜女首章云女德貞靜而有法
度乃可說也法度謂彤管可說謂說懌乃探下文豫言之
故末章云非爲其徒說美色而已美其人能遺我法則也
相鼠首章云無禮儀者雖居高位猶爲闇昧之行案傳云
無禮儀者乃合首章無儀末章無禮而以四字該之雖居
尊位二語統括全篇或謂禮儀當爲禮義鄭乃訓爲威儀

以別於傳非也有後經以終事者采蘋末章引昏義文木
瓜末章引孔子語之類是也又有互見其義互足其詞者
騶虞豕牝曰豝一歲曰豞案說文一曰豝二歲先鄭注周
禮廣雅釋獸竝同玉篇云豞小母猪豞與豞同然則豝亦
豕之小者豞亦豕之牝者毛於豝言其牝而於豞言其小
義相互耳椒聊首章云條長也次章云言聲之遠聞也或
謂首章經本作脩傳云脩長也二章乃作條傳曰言馨之
遠聞也若兩章皆條字毛不應別爲傳或又謂言聲之遠
聞也六字當在條長也之下後人移傳入經誤析之耳今
案上章傳是合兩條字釋之次章傳是合兩遠字釋之上

章解詩言椒氣之長次章解詩喻桓叔聲聞之遠此故訓
互相足之例不嫌於經同而傳異也至衡方碑耀此聲香
彼聲字自是馨字之借若漢郊祀歌造茲新音永久長聲
氣遠條鳳鳥鶚此歌上文多言樂聲則聲氣必非馨氣況
遠條二字卽用詩文則此傳聲字似不必改作馨耳然亦
實有字句譌脫者來教云減成溝也成當作城諠極精確
鄙見所及者如子衿傳云挑達往來相見貌上經方云不
來此傳不當言相見觀正義云故知挑達爲往來貌可識
傳本無相見二字釋文挑達往來見貌無相字此必陸氏
本作往來貌傳寫誤兒爲見淺人復於見下加貌字耳挑

兮初學記引作佻大東佻佻公子傳訓獨行此佻達訓往來者亦謂獨往獨來與韓詩大東傳嬿嬿往來貌同與說文達行不相遇亦合也葛生末章云室猶居也其四章居墳墓也四字今本作箋語惟章懷注後漢書蔡邕傳引此作傳文考傳例於下章言某猶某者上章某字不必皆有故訓然大抵其義易明者耳至此詩所稱居室與凡言居室者不同若居字無訓而下忽云室猶居也似非其例故當從章懷注爲是箋更申之曰室猶豕圻者以居爲兆域室爲竈穴別之耳其他似此者尙多來教所云必於一字一義原其所本正其所譌庶乎故訓思過半矣總之諸經

傳注惟毛詩最古數千年來三家皆亡而毛獨存豈非以源流既真義訓尤卓之故後人不善讀之不能旁引曲證以相發明而乃自出己意求勝古人實則止坐鹵莽之過耳每有全章故訓從來誤解者承珙竊準之經文參之傳義反復尋繹以意說之今試舉其一焉中谷有雉嘆其乾矣傳云嘆菸貌陸草生於谷中傷於水諸家皆誤認嘆爲燥義故以乾爲乾燥溼爲卑溼或又以溼當爲曬亦爲乾義不知說文嘆下訓乾但引易燥萬物者莫嘆乎火竝不引詩惟水部灑水濡而乾也引詩灑其乾矣其不同嘆但訓乾而曰水濡而乾者以灑字从水說其本義濡而乾亦

與乾燥異義當如外強中乾之乾謂菁華已盡乾竭徒存
許書此種訓義最爲微妙毛詩字亦當作鵽假借爲暵傳
不訓暵爲乾而曰菸貌者正水濡而乾之意說文菸鬱也
一曰痿也菸鬱者兼乾與溼言之乾謂槁瘁濕謂浥爛百
草經此皆菸鬱而無色傳因經於乾脩溼皆以暵言之故
訓暵爲菸貌知非徒乾燥之謂又承上中谷言之故以爲
谷中傷水蓋谷中水之所注草生於水而病則或成槁瘁
或成浥爛皆有菸鬱之形次章脩爲且乾者又介於槁瘁
浥爛之間者也正義云先舉其重然後倒本其初此亦泥
於乾燥卑溼之義而不知其同爲草病之狀乾固菸貌脩

與溼亦皆爲菸鬱之形耳宋人以爲先燥其乾者終更燥其溼者旱由漸而甚興夫婦之以漸而薄然經文嘆字略逗下三字一氣讀與下文嘒條嘒句法一例非以嘆其乾嘆其脩三字連讀也王氏經義述聞謂嘆爲狀乾之詞非狀溼之詞可云嘆其乾不可云嘆其溼故以溼爲嘒之假借今案傳於三章云騅遇水則溼者此溼竝非乾溼之溼說文乾上出也从乞乞物之達也𡵓聲土部𡵓下入也从土𡵓聲據此是與乾對稱者字本作𡵓水部溼幽溼也與潛訓幽溼同幽卽枝爲幽未之幽廣雅鬱幽也幽與鬱同義是溼亦爲菸鬱之貌與泛言乾溼者不同不然遇水則

涇凡物皆然何獨於騷且此復何煩故訓而謂毛公乃作此駮語乎總由從來解詩者不細繹其貌之訓而妄以乾義當之或申或駁皆誣古人而已以上所說都未敢自信惟曩來朋好中與談六義者多有所出入不專宗毛今得足下專治故訓傳者而就質焉知必有以益我也承惠毛詩小學謝謝舊所見臧在東刻本刪節十之三四本非完書此刻實勝臧本卽如素絲五紵臧本云傳紵數也總數也釋文數皆入聲音促檢釋文但有所具反竝無音促之語傳數也者謂絲之量數猶說文引漢律綺絲數謂之紵布謂之總也亦不當以爲如數罍之數今刻此條已刪罍

之善者也他如隰有苓云爾雅毛傳苓大苦說文藟大苦
從爾雅毛傳爲正今爾雅亦作藟不作苓此則偶然失檢
無關要義耳率泐布復卽候文佳秋暑未殘千萬珍重不
宣

再復陳碩甫書

碩甫先生足下客冬接讀手書備承教益佩服勿諉昨又奉到惠函藉悉足下閉戶拏精讀書養志文祉竝勝翹羨無侶辱示大箸詩義一冊剖析同異訂證闕訛有功毛氏不淺葛覃傳父母在以下九字爲箋語竄入引泉水箋爲證其說甚諦與我行其野篇宣王之末以下十九字爲傳誤入箋者皆確不可易毛於言告言歸下旣云婦人謂嫁曰歸於此則第訓甯爲安蓋歸甯卽序之歸安父母謂已嫁而可以安其父母之心卽所謂無父母遺懼也潛夫論斷訟篇云不枉行以遺憂故美歸甯之志一許不改蓋所

以長眞潔而甯父母也此正足以發明序傳之義燕燕頤
之頤之傳上下互譌懋堂先生所辨極精承珙謂爾雅亢
鳥隴釋文引舍人注云亢鳥高飛也此亦可爲飛而上曰
頤之證又三章下上其音卽承此下頤上頤言之傳云飛
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亦係傳寫誤倒其句傳當依
經釋之作飛而下曰下音飛而上曰上音如箋云下上其
音興戴嬌將歸言語感激聲有大小今本誤作大小惟小
字本相臺本不誤雄雉下上其音箋云興宣公小大其聲
是也蓋小謂下大謂上皆依經釋義不宐倒亂者也大箸
如堂涂當爲庭涂成溝當爲城溝岸已聞命矣至以煩攔

解生民之匪黍里旅證公劉之廬旅皆確有依據而以爾雅之不遘不蹟不徹爲一句以釋日月沔水十月之交三詩尤爲精絕其他多以經證經以傳證傳精心孤詣冰解的破惟其中尙有一二未能釋然者小星寔命不猶傳猶若也與鼓鐘其德不猶傳同小星之不猶卽上章之不同箋云不若亦言尊卑異是也鼓鐘之不猶則謂其德迥不猶人正義申毛謂古之善人君子其德不冒若今之幽王失所也語本平易無庸更求別解如必以若爲順則小星命有不順語已難通至鼓鐘而曰其德不順文義皆窒閼矣伯兮言樹之背傳云背北堂也此詩伯兮傳爲州伯正

義以內則之州伯當之鄭注內則州長中大夫一人則此背乃大夫之北堂大箸以專屬士庶人未知何義且古人房室之制中央爲室東西皆有房鄭君大夫以下東房西室之說本非確解東西房之北皆有北堂同年生焦里堂有考愚亦別有說在房之北者爲北堂對房南之堂而言必非房中之半詩疏謂房半以北爲北堂房半以南爲南堂尤誤古堂基近階者謂之階前北堂當亦如之階前之地未始不可種艸不必定在階下沉詩本託詞譖草尚非艸名何用泥於所樹之地乎遵大路不逮故也傳逮速也速卽速客之速鄭注儀禮宿尸云宿或作速記作肅古宿

速肅三字皆通釋詁曰肅疾也肅速也釋訓曰肅肅恭也故兔冑傳曰肅肅敬也小星傳曰肅肅疾也凡經傳言宿尸宿客皆兼疾敬之義此詩言莊公失道不能用君子如速客之疾敬耳至故也二字正義讀爲是故之故則由誤會箋語箋云我乃以不速於莊公之道使我然鄭蓋以先君之道釋故字使我然三字於經無當孔疏行之乃云以莊公不速於先君之道故也是泥箋末使我然三字以爲釋經故字耳殊不知下章箋云好猶善也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善道使我然則明明以先君之道釋故字以善道釋好字不逮故也不當解爲不逮之故矣鄙意不逮故也謂

君不速於故舊之人不寔好也謂君不速於好德之人唐
風羔裘維子之故維子之好箋以故爲故舊好爲愛好文
義相稱與此正同不比於狡童單言維子之故也雞鳴無
庶子子憎傳云無見惡於夫人大箸云予我也我夫人自
謂也猶言庶其無惡我耳此解經可通但謂夫人如字讀
則凡爲人所惡者謂之見惡若云見惡於君夫人是言爲
夫人所惡而非惡夫人矣似不如釋文音夫爲符者之順
也東山勿士行枚傳云枚微也大箸讀如微服過宋之微
與懋堂先生兵事神密之說略同鄙意傳蓋訓枚爲徽鄭
注周禮大司馬云枚如箸橫銜之有繮結項中軍法止語

爲相疑惑又注銜枚氏云銜枚止言語踈謹也枚狀如箸
橫銜之爲之繯結於項賈疏云繯以組爲之繫箸兩頭於
項後結之顏注漢書云繯者結礙也說文無繯字支部𢇛
戾也玉篇𢇛乖戾也合言之則爲𢇛𢇛廣雅𢇛𢇛乖刺也
離騷作緯繯馬融廣成頌作𢇛𢇛皆違戾結礙之意枚之
爲物橫口絜項亦所謂違戾結礙者也故傳讀行爲衡訓
枚爲𢇛𢇛取𢇛𢇛亦有止義釋詁𢇛止也枚所以止言語
踈謹者也今本傳作𢇛𢇛𢇛𢇛字通廣韻二十一麥云𢇛
𢇛乖違也而十五卦又云繯𢇛違集韻繯有古賣胡卦
胡麥三切竝云𢇛也類篇則皆云𢇛也是已蓋制彼裳衣

謂已釋介冑更制在涂及歸家之服而亦無事於行枚矣
箋以裳衣爲兵服則非以行枚爲銜枚則是也蕩顛沛之
揭傳云揭見根兒案說文揭高舉也引申之義爲長碩人
葭莢揭揭傳揭揭長也高長者欲拔之勢淮南兵略訓擠
其揭揭高誘注揭揭欲拔也拔與跋同此傳云顛仆沛拔
也艸木顛仆拔倒則挺揭根露故以揭爲見根兒似不必
改揭爲揭潛有多魚傳潛慘也慘釋文从舊本作米旁正
義从郭注爾雅作木旁大箸是陸非孔以作慘爲長承琪
謂此詩之潛傳之慘皆本非其字依聲託事微獨小爾雅
楷爲俗字卽作慘作慘皆非其義惟說文网部𦰩積柴水

中以聚魚也此當爲樛之本字

段注謂與樛皆俗字非是

又木部樛以

柴木雖水也文選江賦柞澱爲涔與韓詩涔爲魚池者合
要皆爲積柴取魚之義以米養魚恐非事實以上拘墟之
見聊貢所疑謹繳上尊箸附塵經席祈更有以教之

與沈小宛書

小宛先生足下前奉還雲備初垂注就稔攝衛維宜寢興
多福爲頌大箸左傳已錄副珍藏覆幘之下見其中引證
地理尙有前後複見者將來付梓尙須刪并歸一弟於左
傳訓詁亦有采獲尙未成書今偶舉一二就正左右僖二
十二年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
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杜注言君興天所棄必
不可不如赦楚勿與戰此似以弗可絕句下三字殊不辭
案赦與免同義公羊昭十八年傳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
周禮鄉士若欲免之注云免猶赦也蓋謂君將興天所棄

則違天將不免於禍也又昭十六年卻至曰敢告不甯劉
炫引魏準曰不有甯也以甯爲傷此說是也案方言愁傷
也廣雅楚潁之閒謂之愁文十二年兩軍之士皆未愁也

愁與甯聲同亦是以愁爲傷杜注訓缺不如訓傷爲順郭
注方言引詩不愁遺一老爲恨傷之言非是文十七年鹿
豕不擇音顧亭林引莊子獸豕不擇音以證服說今案後
漢書皇甫規上疏自訟末云鹿豕不擇音謹冒昧略上此
亦與服解同鄙陋之見希進而教之幸甚前賜書云所注
韓昌黎王半山集多唐宋掌故爲當時人所未能詳者聞
之不勝欣躍急思先睹爲快可否以藁本暫借讀畢奉繳

第家居伏案俗務閒之拙箸毛詩正事繕寫常數日不登
一紙近始寫至王風容侯再加審諦尙思隨時就正耳茲
將左傳二冊詩藁一冊奉璧日來饒歲懷人必多新作嶺
雲溝水良覲無繇夢與神馳曷其有極風便率請節禧惟
爲道自愛不宣

與沈小宛書

小宛先生足下秋中奉書諒蒙省覽重九前日復辱惠函
藉悉道體勝常動定多豫爲頌前承示大箸韓集補注義
據深通搜抉奧隱以作唐一經之才注起衰八代之筆煌
煌乎不朽之盛業也本欲錄副珍藏以鈔胥不善乃自擇
其尤者度於所藏麻沙本韓集考異之上鈔撮之下偶有
所見不揆櫛昧略陳一二感二鳥賦據說文永一作篆案
說文永篆各字並引漢廣詩一从毛作永一从韓作篆許
書如此者甚多非由永一作篆古人以篆有永義故鐘鼎
文卽借篆爲永惠定宇謂篆卽永字非是醉贈張祕書案

上下文義仍當從舊注作張徹爲是雖古人贈荅不嫌斤
姓名然此詩上云君詩多態度下云張籍學古淡則所謂
君者必非籍可知城南聯句以宋書沈懷文傳爲聯句之
名始見案聯句始見謝晦傳在沈懷文前卽杜集尙有夏
夜李尙書筵送宇文石首赴縣聯句又有與李之芳宇文
或三人聯句不止唐詩紀所載也號州劉使君三堂二十
一詠引張融傳臣陸處無屋水居非舟檢南齊書南史皆
作陸處無屋舟居非水以參差更見語妙未知所見本不
同抑寫者偶誤也和僕射相公朝迴見寄案張籍集有和
裴僕射朝迴寄韓吏部詩起云獨愛南關裏山晴竹杪風

末云惟應有吏部詩酒每相同皆與此詩相應則僕射自是裴度不必以元本無裴字爲疑改葬服議以水齧其墓引呂覽開春論案國策已有其事不始於呂覽也與鄂州柳中丞書以祭躋外之士通鑑考異已引韓公此書證爲觀察鄂岳時事亦見五百家注本書中如此者尙有數處似當標明之以示不相襲也送孟東野序其趨也或梗之梗當讀如周官女祝招梗之梗鄭注梗禦未至也此言水本趨下而或禦之則有聲耳草木刺傷之梗於水不合袁氏先廟碑以贊辨章謂說文脫采字案說文卅部弄从卅采聲古文辨字此采卽象獸指爪分別之采字彼云采辨

別也與此義相足非於正文脫此字也柳子厚墓誌銘無辭以白其大人引漢高祖紀稱父爲大人案史記越世家朱公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此又在高紀之前者以上瑣瑣皆足下之唾餘而猶拾之者欲令足下知弟於此書如王勝之於通鑑讀一過耳今將原本繳上卽希檢入風便佈候台祺惟鑒不宜

與竹邨書

竹邨農部棣臺足下久不奉音問山居僻陋行理罕逢徒
惓惓耳遙想足下薰衣襪被動定增綏爲頌農部爲天下
財賦總匯國計出入當知其概嘗讀唐宋會要及明人諸
奏議歷朝大勢其用之也皆本儉而末奢其取之也皆始
寬而終急卽如宋之郊費一項踵事增加以後較前常至
數倍及南渡偏安土地劣及北宋之半而賦稅所入過於
太祖太宗時不翅倍蓰豈非其用愈繁取之不得不悉歟
然國計終於見詘而是時民生之困亦可知矣我
朝開國規模度越唐宋所不待言嘗見

國初人著述言及當日經費大抵有耕九餘三之制迄今
幾二百年理大物博度支自必倍前然而田不加賦商不
加征閭閻晏然飽食而安寢

深仁厚澤雖堯舜之世豈有逾於是哉每獨居深念徒懷
倉德服疇之感而於

國家出入都數杳冥莫知其原心竊懼焉足下倘於儻直
之暇取天下財賦所入度支所出關本部者識其詳不關
本部者亦訪其要洪纖揚摧勒爲一書亦當今有用之學
術也如已有成竹希卽以最凡見示藉益見聞幸甚幸甚
承琪歸田後終日爲無用之學毛詩錄稿僅畢國風小雅

近覘鈔胥別錄一副才寫完二南邨風已及十萬言似未免過繁尙擬手錄藏功再加刪削耳承珙此書專主發明毛傳爲之既久然後知箋之於傳有申毛而不得毛意者有異毛而不如毛義者蓋毛公秦人去周甚近其語言文字名物訓詁已有後漢人所不能盡通者而況於唐人乎況於宋人乎姑以一事言之召南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傳興也厭浥溼意也行道也豈不言有是也箋云我豈不知當早夜成昏禮歟謂道中之露太多故不行耳案此詩首章三語初讀之似與王風之豈不爾思畏子不奔小雅之豈不懷歸畏此簡書文法相類故箋語云云正

義卽用以述傳但此女方被訟不從而開口乃云豈不欲之作此婉辭不合語意且他處言豈不者下皆言有所畏而不敢此則是謂非畏蓋此謂字與下章誰謂之謂一律皆訟者誣譏之辭衆不能察而欲歸於召伯之聽之者也故此云厭浥者道中之露然必早夜而行始犯多露豈不早夜者而亦謂多露之能濡已乎以興本無犯禮不畏彊暴之相誣也毛於他詩豈不無傳而獨於此言之明其詞旨不同豈不言有是者謂有是早夜而行者乃可謂道中多露經反言之傳正言之耳故不熟讀經文不知傳文之妙不細繹傳文不知箋說之多失傳旨鄭學長於徵實短

於會虛前人謂其按跡而語性情者以此唐人作疏每欠分曉或箋本申毛而以爲易傳或鄭自爲說而妄被之毛至毛義難明不能旁通曲幽輒以傳文簡質四字了之而已宋人鹵莽尤甚竟有肆駁毛鄭而實則於傳箋並未卒讀且有似注疏從未寓目者自通志堂刻外承琪所見宋人說詩尙近十種然皆一邱之貉耳拙箸從毛者十之八九從鄭者十之一二始則求之本篇不得則求之本經不得則證以他經又不得然後泛稽周秦古書於語言文字名物訓詁往往有前人從未道及者不下數十百條擬俟通錄一本後乃摘出別鈔以便就正但近人著述如陳長

發稽古編者不可多得朋輩中又歎爲此學者里中絕無
可與語惟吳郡陳碩甫段氏高足學有師承專掣毛義時
有新得上年曾寄一冊見示其中甚有精者亦有與鄙見
不合者然不害其爲同志也惜相去頗遙末由晤語足下
又南北隔絕請益無從賞析之懷何時可慰茲因通問之
便略述大旨以當請益外有魏默深書一件竝懇覽畢封
遞爲荷懷祖先生書如國策管子淮南校本并讀書雜志
不知刻成幾種如可購覘萬祈留意附上儀禮一部小爾
雅一部希檢入草草布候升祺惟珍重不旣

與魏默深書

默深先生足下自丙戌奉書後曠焉三載山川閒之無繇
通問雞鳴風雨我勞如何并承示大箸詩古微一冊發難
釋滯迴山意表所評四家異同亦多持平不愧通人之論
至於繁徵博引縱橫莫當古人吾不敢知近儒中已足與
毛西河全謝山並驅爭先矣承珙於詩墨守毛傳惟揆之
經文實有難通者乃舍之而求他證如弗躬弗親庶民弗
信傳謂庶民之言不可信而左傳國語淮南說苑引此詩
皆謂民不信上此箋說之所本而於經文尤順故宜舍傳
從箋然似此者才十之一二而已其於三家則惟與毛合

者取之不合者置之亦李申者所謂懷獨是之見而學不足
以濟之者故於篇次世系皆不敢橫鶩別驅憑臆斷決
其說甚長難以更僕讀足下之書不欲爲異亦不敢爲苟
同惟書中有一二失檢者如引翼奉疏幽王卽位日月告
凶檢漢書奉傳實無此語始因孔奭軒經學卮言中推四
始五際述翼奉之言觀性以歷觀情以律其下又云幽王
嗣位于卯酉之際適當卯酉而日月告訕云云乃孔氏自
申其說而足下誤以爲奉疏耳又引琴操云尹吉甫子伯
奇亡走之野其鄰大夫閔其無罪爲賦小弁案琴操本無
完書其見於文選長笛賦注世說言語篇注御覽宗親部

郭茂倩樂府解題所引者雖皆有伯奇事然絕無作小弁語惟明人偽撰詩傳詩說乃有伯奇被逐其鄰大夫閔之爲賦小弁之語范家相三家詩拾遺遂以此二語合琴操之文而引之足下得毋襲其誤歟繙閱之下偶見及之其他尙未暇徧考以大箸如七寶裝成不欲稍畱罅隙故以陳之期無負千里垂示之意倘別有所徵仍希明以告我也比來造述若何竝祈見教爲荷風便率布卽候文禧惟爲道自愛不宣

與林小巖書

小巖年兄足下客歲一接都中惠函今年又兩承闕中賜書數千里外惓惓衰老之人不置其爲篤摯感何可言就稔足下動定佳勝政績日新甚慰州牧任大而責愈重當今大吏奉法事上尙非所難其難者治民與率屬耳今之言當官者動曰爲國忘家此虛爲美談耳其實必先治家事乃能治官事左傳稱子木曰夫子之家事治此理古今同之治家事者當合一署中上下內外由親朋至臧獲各安其事而稱其食汰浮冗祛骯髒徹壅蔽塞漏卮使度支有經罅竇不啟庶幾在官無內顧棄官無遺累夫然後能

一其心於官事吾未見有勞於家而尙理於官者也蕭山汪年丈煥曾著有學治臆說一書雖多爲作令者言然有可通於凡爲官者往往足當龜鑑未識足下曾見之否也
卉承示新詩一冊想見一行作吏不忘風雅誠高致也然詩之爲道難言之矣僕自束髮學詩迄今三十餘年其於歷朝風氣之遷變各家體製之異同頗嘗溯沿其源流涉歷其疆域然而執筆爲之每苦文不逮意力不足以起其詞爽然失茫然迷者數矣蓋非入之深履之久者不知其艱也然有可爲足下言其略者詩主性情此存乎詩之先者也學詩者則必得其興象而後運以法度得其風骨而

後傳以藻華三百篇尚矣樂府之興象漢魏之風骨其超者也次之則習其法度而又不可拘於墟也玩其藻華而又不可篤於時也六朝三唐以暨宋明諸家有能用法而不縛於法敷藻而不溺於藻者則皆所謂轉益多師者也足下之詩意境未融聲律不協苟以爲偶然抒興無意求工則可耳如有意乎此尙宜剴心輯志先取文選及盛唐人詩反復玩詠心識其微婉之神宕逸之趣雄渾之氣清麗之詞本源旣正然後博觀唐以後之作知其變以得其正繇其異以見其同其自爲詩也則理爲主而法以輔之意爲經而詞以緯之理貴醇法貴化意貴新詞貴雅學詩

之要如此而已至乎其心之精微口不能言深造自得存乎其人足下勉之可矣足下天資甚高曩時見所作八股稍近平易語以學天崇之文不數月而深刻矯健一變故常嗣是卽掇第以去竊謂足下但能以學八股之精力學詩何患其不至哉僕在官豪無展布旋以病廢量已揣分不足以有裨於世退而思與古人爲徒藉以遣日歸田後專精毛詩自注疏外所見唐宋及近代說詩之書已七十餘種大抵鑿空者多憑臆之談徵實者亦未免好異之弊平心而論問高曾者必於祖父談失火者必先里鄰漢世四家魯齊韓皆立學官何以更歷魏晉六代惟毛獨存此

其源流甚正歷久愈尊已可概見拙著自謂頗有功於毛氏今脫稿將畢矣以卷帙過繁將來無力付梓尙須再加刊削耳又前僅刻儀禮一種小爾雅一種尚有爾雅古義春秋三傳文字異同考證等見存篋中未能雕板所作詩古文辭刪薙之餘尙有二十餘卷亦已錄本而數載以來患憂相仍前年瘍其二孫今春內子又患中風遂成偏廢大小兒屢試不售次小兒亦以家事廢學故雖窮愁著書而頭白有期汗青無日徒悵悵耳鄉居鮮可與道古者聊爲足下一述之楮短意長不盡縷縷風便布俟升祺惟鑒不宜

與李申耆書

申耆二兄同年足下春仲晤言飲我道腴服之無數承賜拙箸序一首通人之論光價頓增謝謝第嘗謂注古人書與自著書不同自著一書當斟酌古今乃爲盡善注古人書必先求其去古甚近者所謂問高曾之事必於祖父非不信後人亦無事好與後人較辨也卽如韻書之類隔術似迂拙易而音和脣吻利順更易而直音童蒙皆曉矣然音和已閒有失真者直音則尤多乖舛焉故漢人注經於名物制度語言文字之閒頗有迂曲奧衍難通之處誠有如類隔之取音者然其見聞尙近授受有自得者爲多後

儒疑其不近情而易而說之一切奮其胸臆不顧其安彌
近是而大亂真幾何不如直音之僅足誘童蒙而實無與
於切韻之條理哉弟之治經墨守此指其說甚長更僕難
數猶舉梗概尙希有以教之小宛賁志沒地可爲傷心舊
有兩漢書疏證初藁七本存弟處故人手澤急欲寄付乃
郎恐致浮沈尤非所宜再四思維惟有託吾兄覓便轉致
千萬妥帖今特附械總寄尊處小宛之書閱博不待言稍
患才多考漢制而闡及元明似可不必且詞繁亦艱於授
梓若取而刪節之當不減惠氏後書補注也吾兄其有意
乎第亦思勉助校讐之役耳